

# 莎士比亚罗马题材戏剧比较谈

——兼谈《科利奥兰纳斯》之写作技巧

傅惠生

莎士比亚以罗马题材所写作品中,《裘力斯·凯撒》、《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》(以下简称《裘》和《安东尼》)同《科利奥兰纳斯》(以下简称《科》)有许多相似之处,通过比较,我们可以看出《科》剧是莎士比亚对现实进行冷静的反思,并企图找到一条保证社会安宁的途径。在《裘》剧中有群众动乱的场面,群众受到煽动后,态度出现反复的大场面。这同《科》剧中民众造反,受煽动驱赶科利奥兰纳斯的场面很相象。但是,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别。《裘》剧中的群众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,不知道勃鲁托斯等人为何要杀凯撒,当阴谋者利用勃鲁托斯杀了凯撒后,坚持正义的勃鲁托斯向民众宣传:“你们宁愿让凯撒活在世上,大家做奴隶而死呢,还是让凯撒死去,大家作自由人而生?”(三幕二场)而安东尼在向民众宣传的时候则认为是凯撒更爱人民,并出示他的遗嘱,证明他没错,因而影响群众,使他们改变态度。但是在一种动荡不安的局势下,人们在不了解真实情况时,是很容易受舆论宣传影响的。《科》剧中的群众场面虽然也出现舆论反复,但这种反复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。当科利奥兰纳斯要求人民允许他做执政时,尽管态度傲慢不逊,民众想到他的功劳还是同意了,后来由于西西涅斯、勃鲁托斯的煽动宣传,加之科利奥兰纳斯在大庭广众之下骂人民,这才遭到驱逐。也就是说,通过《裘》、《科》两个群众场面的比较,使我们感到《科》剧的描写更切合实际、客观一些。

此外,安东尼的命运和科利奥兰纳斯的命运也有相似的地方。两个都出了罗马,而且都想再回到罗马掌权统治,结果两个人都没有能够回到罗马,身死异乡。然而究其原因、过程与结果却不尽相同。安东尼是罗马三执政之一,他因打仗到了埃及,迷上了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。可是他毕竟是个很有头脑的人,在罗马需要他的时候,他毅然地离开埃及回到罗马。出于当时政治上的需要,他也同奥克泰维斯·凯撒的妹妹结婚,并同奥克泰维斯、莱必多斯联合同庞贝议和。他有勇有谋,后来很可以打败奥克泰维斯,只因克莉奥佩特拉所乘旗舰在关键时,掉头逃跑,致使安东尼大败,后自尽。正如克莉奥佩特拉所说:“只有安东尼能够征服安东尼。”科利奥兰纳斯则相形见绌了。他是因为自己的傲慢与愚蠢激怒了人民而被逐出罗马;为了报复而投奔敌营;在兵临罗马城下时,是他的母亲劝说、战胜了他;最终为敌将奥菲狄乌斯及其党徒所宰割。他显得有勇无谋、十分愚蠢。莎士比亚对安东尼性格的刻画是栩栩如生的,而对科利奥兰纳斯的描写则是脸谱化的。

当我们把《裘》、《安东尼》和《科》剧放在一起比较时,就可以看出:莎士比亚同是运用罗马题材,写罗马史,前两部注重写史实,戏剧性强一些;而后一部则反映当时社会客观情况,反映人民疾苦多一些。在《裘》剧中,三次向凯撒献王冠,凯撒被刺,勃鲁托斯与安东尼的演说;在《安东尼》中,对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在一起生活的描写,三执政同庞贝的议和以及安东尼、克莉奥佩特拉自尽的场面,都极富戏剧性。在《科》剧中,也有一些戏剧性的场面,如科利奥兰纳斯从科利奥里战场归来时群众欢迎的场面,以及群众赶他出罗马的场面。究其实际描写,我们在《科》剧中看到的是民不聊生,贵族盘剥民众,贵族之间发生分裂等等,以及人民希望有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。

我们再来看一看《裘》、《安东尼》和《科》剧的结局。《裘》剧宛如一部赋格曲,以凯撒为主旋律,通过各个不同的声音对它加以阐述、发展。这个主旋律的每一次再现都揭示了一个新的侧面,并引起细微不同的反响。最终以勃鲁托斯向剑扑去自尽,安东尼和奥克泰维斯宣布他是一个高贵的人,并殡葬如仪而结束。《安

尼》则是一部规模宏大，气势雄伟的交响曲，它的情绪和情感丰富多彩，变化多端。最后以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双双自尽，给人一种和谐、高尚、悲狂的感觉。马克泰维斯宣布军队用隆重庄严的仪式参加他俩的葬礼，并要求对这样的盛典保持非常整肃的秩序。全剧以科利奥兰纳斯被刺而终止，然而给我们的感觉是科虽死了，对话终止了，那令人忧郁的协奏曲最后的音却是悬在空中，并没有落下来。在《科》剧四幕六场中我们看到，罗马人在科离去后，过着宁静的生活，罗马呈现出太平盛世的光景。然而这种好景不长。科利奥兰纳斯和奥菲狄乌斯统率兵临罗马城下，这可吓坏了元老院的贵族们和护民官们。他们担惊受怕，千方百计地恳求，终于化险为夷。双方缔结和约。然而在那种弱肉强食的世界里，科利奥兰纳斯这位罗马的战神死了，而且奥菲狄乌斯又阴谋恶毒，人们不禁要想到罗马仍处于危险之中。莎士比亚站在他的立场上，以事实求是的态度，对现实进行冷静地反思，借古喻今，去探讨解决英国当时现状的路子；并认为只有两下相安，方可太平。这只是一种愿望或是一种暂时的解脱办法而已。戏是写完了，但斗争还将继续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，莎士比亚没有一出戏在《科》剧之后如此认真地对现实反思，以寻求解决社会冲突的办法。紧接《科》剧的《雅典的泰门》写出了个玩世不恭、愤世嫉俗的泰门。1608以后所写的《辛白林》、《冬天的故事》、《暴风雨》等都是传奇剧。1612年写的《亨利八世》也主要反映历史，没有象《科》剧那样对现实思考有一定深度。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在完成《科》剧后，对现实的失望，以及对政治斗争的逃避。

在写作技巧上，《科》剧的情节安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。

按照亚里斯多德的理论，悲剧艺术的成分有六个，“首先是情节”，“最重要的是情节”。如果我们将亚氏情节理论要点同《科》剧实际情节安排逐个比较一下，就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写作时的苦心。

一、“在情节的安排上应整一”。因为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摹仿，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，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，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，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，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，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。”《科》剧的组织是十分紧密完整的。从一开始，由于罗马遭饥荒，民众造反，外军入侵，马歇斯科利奥里战役建奇功，回来竞选执政。由于犯了一个大错误，导致被逐。为报私仇，他投靠敌营、反攻罗马。因其母死劝，免战议和，终为敌军刺死。一口气写下来，中间并无穿插和可有可无的部分。

二、情节有简单与复杂之分。“所谓‘简单的行动’，指按照我们所规定的限度连续进行，整一不变，不通过‘突转’与‘发现’而到达结局的行动；但‘发现’与‘突转’必须由情节的结构中产生出来，成为前事的必然的或可然的结果。”《科》剧的结构是复杂的，是由两次“突转”构成的。第一次是竞选执政失败被逐，第二次是攻打罗马，胜利在握，突转议和。而且两次突转均由情节结构中产生出来。

三、结局的单一。“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，而不是如某些人所主张的，应有双重的结局，其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，而应相反，由顺境转入逆境，其原因不在于人物为非作恶，而在于他犯了大错误，这人物应具有上述的品质，甚至宁可更好，不要更坏（注：意即宁可更靠近好人，不要靠近一般人）。”《科》剧的结局是单一的，即只有科利奥兰纳斯被刺。该剧中的两次转变都是由顺境转入逆境。第一次是科利奥兰纳斯战功卓著，推选为执政，因履行仪式时态度傲慢，加上护民官的鼓动，被逐出罗马。第二次在即将踏平罗马时，突转议和，导致杀身。这两次转变并非科利奥兰纳斯作恶，第一次是犯了大错，第二次则是心慈手软。

四、“恐惧与怜悯之情可借‘形象’来引起，也可借情节的安排来引起，以后一办法为佳，也显示诗人的才能高明。情节的安排务求人们只听事件的发展，不必看表演，也能因那些事件的结果而惊心动魄，发生怜悯之情。”《科》剧情节的安排，一位声名赫赫的大将，只因在履行执政时，因得罪群众被逐，因谋和而被害确实能够勾起人们的怜悯之心。

上面我们已经谈过《科》剧形式就传说的悲剧格式来讲是经过精心周密安排的，可是其中的内容却不是十分充实、令人信服的。科利奥兰纳斯凯旋班师，深受欢迎，推举为执政。只是在一些琐碎的仪式问题上，出言不逊，惹犯众人，旋即有人鼓动群众，将其逐出城外，且元老院、议会竟一筹莫展。科利奥兰纳斯被逐后下决心复仇，投入敌营，奥菲狄乌斯也就让他做了征军统领。兵临罗马城下，他连母亲、妻儿、好友统统不顾，一味要踏平罗马，就事态发展的或然性来讲，颇有点令人怀疑，难免给人一种滑稽感。

（本文责任编辑 车英）